



荔枝，古时被称为“离支”，即离开树本体，不能长存之意，最早出现在西汉时期蜀人司马相如所作的《上林赋》中。东汉文学家王逸(字叔师)对荔枝推崇备至，他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专咏荔枝的辞赋《荔枝赋》中说，鲜红的荔枝在树上“灼灼若朝霞之映日，离离如繁星之着天”，味道“卓绝类而无俦，超众果而独贵”。南北朝的刘霖也在《咏荔枝诗》中称赞荔枝的珍贵味美：“叔师贵其珍，武仲称其美。良由自远致，含滋不留齿。”到了唐朝，文人们对荔枝的好奇、吟咏达到了高潮。

开元十一年(723年)，唐玄宗在骊山修建华清宫，整日与杨贵妃寻欢作乐。杨贵妃喜欢吃荔枝，唐玄宗命人用快马从四川(一说从岭南)给她运来。许多差官累死、驿马倒毙于四川至长安的路上。诗人杜牧途经华清宫时，有感于唐玄宗、杨贵妃穷奢极欲，荒淫误国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。

## 新雨山头荔枝熟

□许永强

### 川江两岸摘荔枝

巴蜀自古即有荔枝栽培记载。晋代左思《蜀都赋》描绘巴蜀的自然景色：“旁挺龙目，侧生荔枝，布绿叶之萋萋，结朱实之离离。”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载：犍道县(今宜宾西南)“有荔枝、薑、蒟”，江阳郡(今泸州市江阳区)“有荔枝、巴菽、桃枝、蒟、给客橙”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郡国志》云：“西夷有荔枝园。犍僮，施夷中最贤者。”这些巴蜀土生的荔枝，沿成都而下的川江两岸，即成都、乐山、宜宾、泸州、重庆、合川、涪陵、忠县、万县等地，呈半月形分布。

提到成都荔枝，首推唐代张籍的《成都曲》：“锦江近西烟水绿，新雨山头荔枝熟。”诗中描绘了唐初成都荔枝成熟的景象。其实，张籍之前的卢纶在《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》一诗中就说过“晚程椒瘴热，野饭荔枝阴”。

张籍和卢纶的诗虽提到了荔枝，但陆游认为他们并没有到过成都，没有亲眼所见。真正到过成都并亲见荔枝的，当属北宋时期的薛田和宋祁。

宋大中祥符末年(1016年)，薛田任益州(今成都)转运使。他的长诗《成都书事百韵》以1400字板写以药市花市、书业酒业、蜀锦名品为代表的成都市场的繁荣。其中“月季冒霜秋肯挫，荔枝冲瘴夏宜然。”写的就是成都的荔枝。

嘉祐元年(1056年)八月，文学家宋祁自定州(今河北定州市)移知益州。此时已经五十九岁的宋祁沿着古蜀道一路南行，于次年二月上旬到达成都。宋祁在蜀约一年九个月，他在《集江渚池》中写道：“烟稠棠荷叶，露熟荔枝房。”提到成都城南4里锦江侧的江渚池栽种有荔枝，在他《益部方物略记》中也有“隈枝生邛州山谷中，枝高丈余，枝修弱，花白，实似荔枝，肉黄，甘可食。”的记载。邛州，即今天成都邛崃一带，明确记载了邛崃一带也曾种有荔枝。

在唐朝女诗人薛涛的眼里，成都虽然栽种荔枝，但吃荔枝还是要去嘉州(今乐山)。她的《忆荔枝》写道：“传闻象郡隔南荒，结实丰肌不可忘。近有青衣连楚水，素浆还得类琼浆。”对嘉州的荔枝记忆犹新。嘉州刺史薛能作《荔枝》诗附和：“颗如松子色如樱，未识蹉跎欲半生。岁抄监州曾见树，时新入座久闻名。”清代的李调元在《自题荔枝图》诗中也说：“一生饱识岭南妹，不及嘉州色味殊。”李调元是四川罗江县人，曾任广东学政，他品尝了岭南的荔枝，但认为不及嘉州的荔枝味道鲜美。

眉山出生的苏轼、苏辙兄弟对嘉州荔枝均有吟咏。苏辙《奉同子瞻荔枝叹一首》云：“蜀中荔枝出嘉州，余波及眉山有之。”认为嘉州是四川荔枝的主产地。当时，嘉州荔枝遍布城内城郊，凌云山、老霄顶山麓最盛。陆游有文载：“一见荔枝熟，凌云安乐皆盛处。”安乐园就在老霄顶下。因是名特产，荔枝成了嘉州百姓的负担。范成大在《吴船录》中载：“每岁，宪司专之。”“宪司”即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司，兼管农桑，凌云山荔枝便为其专营。犍为县令吴中复作诗三章表达对嘉州百姓的怜悯：“莫

爱荔子红，岁作嘉州孽。”在明代，嘉州荔枝成为蜀王贡品。王士禛《汉嘉竹枝词》诗云：“侧生一树会江门，水递年年进大藩。”便指嘉州荔枝每年通过岷江船运往成都以供蜀王。清人刘署《荔枝湾》诗道：“何事湾名尚荔枝，红尘一骑恨交驰。自从进御华清后，冷落江边人未知。”认为贵妃所食的荔枝来自嘉州。



荔枝闲眠图 南宋 赵大亨



四川合江县汉棺博物馆所藏宋墓石刻，其门扇腰华板内刻有折枝荔枝。

大多数入蜀诗人认为，蜀中荔枝品质最优的应是戎(今宜宾)、泸(今泸州)二州。《舆地纪胜》云：“蜀中荔枝，泸、叙之品为上，涪州次之，合州又次之。涪州徒以妃子得名，其实不如泸、叙。”清朝卢元昌《杜诗闻》云：“荔支生于泸戎者为佳。”荆玉陛则用“春尽金沙古渡头，荔枝香欲满戎州”来赞誉戎州荔枝的独特品质。

唐永泰元年(765年)五月，杜甫携家人离开成都，六月至戎州登岸，戎州长官杨使君设宴款待杜甫，宴上有荔枝，杜甫写有《宴戎州杨使君东楼》记此事：“胜绝惊身老，情忘发兴奇。座从歌妓密，乐任主人开。重碧拈春酒，轻红擘荔枝。楼高欲愁思，横笛未休吹。”

据《鹤林玉露》记载：“唐明皇时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谓泸戎产也。”泸州、宜宾的荔枝在唐朝的京城中就能见到。至于唐明皇和杨贵妃吃的荔枝是否产自泸戎，史家们有不少争议。



乐山市中区悦来乡千年荔枝古树。

### 白须太守亦何痴

对荔枝情有独钟，咏荔枝最多的或许非白居易莫属了。

唐元和十三年(818年)冬，四十七岁的白居易奉诏由江州(今江西九江)量移忠州(今重庆忠县)。“量移”，是指被谪远方的人臣，遇赦酌情移近安置。

唐代的忠州是江边小城，山高坡陡，比较荒凉，白居易有诗“我向忠州入瘴烟”。在忠州，让白居易惊喜的是，他见到了平生未曾见过的荔枝。

白居易生于杨贵妃死后16年，自幼就知杨贵妃喜食荔枝。他在京城任职时，虽贵为朝廷翰林，对荔枝也只闻其名，不见其实。白居易在忠州任刺史十五个月，先后有《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，兼寄万州杨八使君》《重寄荔枝与杨使君，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之戏》《种荔枝》《荔枝楼对酒》等诗，以及《荔枝图序》一文。“欲知州远近，阶前摘荔枝”写忠州当地百姓普遍种植荔枝；“红颗珍珠诚可爱，白须太守亦何痴”写荔枝果实的红润可爱。

忠州城有一酒楼，名西楼，白居易称之为荔枝楼，并写有《荔枝楼对酒诗》：“荔枝新熟鸡冠色，烧酒初开琥珀香。欲折一枝倾一盏，西楼无客共谁尝？”身在荔乡荔枝楼，独自品荔、饮酒的情景。

元和十五年(820年)夏，白居易命画工绘了一幅荔枝图，寄赠朝中亲友。并亲自为之作序：“奇果标南土，芳林对北堂。素华春漠漠，丹实夏煌煌。叶捧低垂户，枝擎重压墙。始因风弄色，渐与日争光。夕讶条悬火，朝惊树点妆。深于红踯躅，大校白槟榔。星缀连心朵，珠排耀眼房。紫罗裁衬壳，白玉裹填瓤。早岁曾闻说，今朝始摘尝。嚼疑天上味，嗅异世间香。润胜莲生水，鲜逾橘得霜。燕支掌中颗，甘露舌头浆。物少尤珍重，天高苦渺茫。”全文短短不到130个字，不仅写出了荔枝的出处、外形、味道，而且还写出了摘下后短期内的变化情况，对荔枝及其果实进行评价，毫不掩饰喜爱之情。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唯一写荔枝的专文。

元和十五年秋，白居易离开忠州回到长安。如今，《荔枝图》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现存最早、保存最完整且有画家落款的荔枝图是宋代赵大亨的《荔枝闲眠图》：绢本上一个高士倚在卧榻上，对看两棵荔枝树，一株是红色，一株是粉白色。画面中内容丰富，具有很大的内在张力。

因白居易的荔枝图，让其他诗人

“慕名而来”。光启二年(886年)秋，因避乱入蜀的晚唐巨擘郑谷来到涪州(今重庆涪陵区)，写有两首咏荔枝诗。“二京曾见画图中，数本芳菲色不同。孤棹今来巴徼外，一枝烟雨思无穷。夜郎城近含香瘴，杜宇巢低起暝风。肠断渝州霜霰薄，不教叶似灞陵红。”(《荔枝树》)一旦见了荔枝果，诗人又有了不舍之情，他的《荔枝》写道：“平昔谁相爱，骊山遇贵妃。枉教生处远，愁见摘来稀。晚夺红霞色，晴欺瘴日威。南荒何所恋，为尔即忘归。”

对于涪州荔枝，《舆地纪胜》云：“妃子园，在(涪)州之西，去城十五里，百余株，颗肥肉肥，唐杨妃所喜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，谓此。”宋蔡襄《荔枝谱》、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等著述中也谈及此妃子园。苏东坡在《荔枝叹》称“天宝发贡取之涪”也是指此。到南宋时期，涪州的荔枝已呈现衰落迹象，陆游到涪州发出“不见荔枝空远游”的感叹，宋翰称涪州“荔枝妃子圃，不复曩时输”。

### 荔枝还复入长安

荔枝因为进贡名扬天下，如若没有进贡，没有文人们的关注，在交通不便的古代，想要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是相当困难的。

大概正是杨贵妃启蒙了人们对荔枝的认识，也形成了文人对荔枝的初步印象，也正因如此，激发了诗人对历史的反思和更深刻的认识。入蜀前，文人们对荔枝或许只是好奇，对荔枝之美味也只是想象。而一旦入蜀，亲见了实物，品尝了“天上味”，更意识到为保持荔枝果实鲜美，千里迢迢运送到长安之艰难，进而反思弊政，讽谏当世和后人。

为了保持荔枝的新鲜，进贡时，当地官员会采取一些保鲜措施。比如竹筒贮藏法，用新砍竹筒盛放荔枝，密封后外裹湿泥。但由于路途太远，荔枝保鲜期短，三日而味变，并没有多大的保鲜效果。在唐以前进贡的荔枝多为“干货”或荔枝煎等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，唐元和年间，戎州的贡物为“荔枝煎四斗”，“荔枝煎”类似福州的“蜜煎”，剥皮、捣浆，只留荔枝果肉蜜煮。只有皇帝、后官嫔妃以及大臣才有可能品尝到费尽心力进贡的少数鲜荔枝。

想到荔枝到长安后的滋味，大历元年，身在夔州的杜甫作《解闷十二首》，从社会、民情、国家、个人等多方面描绘了当时的历史现状，后四首对劳民伤财的弊政进行了反思。

其九：“先帝贵妃今寂寞，荔枝还复入长安。炎方每续朱樱献，玉座应悲白露团。”

其十：“忆过泸戎摘荔枝，青峰隐映石逶迤。京中旧见无颜色，红颗酸甜只自知。”

其十一：“翠瓜碧李沈玉盘，赤梨葡萄寒露成。可怜先不异枝蔓，此物娟娟长远生。”

其十二：“侧生野岸及江蒲，不熟丹宫满玉壶。云壑布衣胎背死，劳生重马翠眉须。”

四首诗紧扣飞驿传送荔枝，层层推进，最后将讽刺的对象指向玄宗，激愤之中透露出杜甫的忧民忧国之情。